



镜

·
破军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沧月
◎ 著
POJUN

天津人民出版社

镜

MIRROR | POJUN



破军

沧月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镜·破军/沧月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0
(沧月“镜”合集)
ISBN 978-7-201-05736-1

I. 镜… II. 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473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字数: 348 千字

定 价: 25.00元

序

镜中的梦幻城

二〇〇三年的暑假，某一日醒来，决定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于是一头扑在电脑前，写下了《镜》的第一行字：“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有仙洲曰云荒……”

盛夏的清晨，窗外有蝉鸣，绿荫婆娑，我坐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把双足浸没在一盆冷水里，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坐了一个下午，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如飞。

冰封神戒，白璠坠天，苏摩归来，地宫夺宝，龙战于野……一幕一幕接连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出来，那个世界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近在咫尺。我甚至能看到每一个人物的脸，看到他们说话和蹙眉的样子，能体味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并感同身受。

——如今的我已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候的心情，只记得那些故事仿佛在心中埋藏已久，当第一铲掘出的时候地火喷涌而出，种种激烈的情绪在胸臆中呼啸，排山倒海而来，迫使我不眠不休地坐在电脑前，把脑海里浮现的那些画面凝固成文字。

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完成了第一卷《镜·双城》——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台一九九九年买来的破旧电脑，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仿佛灵魂被抽离到了另一个世界，只留下一个躯壳在电脑前奋战不息。

如今回想，那真是一段神奇的岁月，可能在我的一生中只会出现那么一次——想象力和灵感爆发的时刻，一切如风暴般呼啸而来，其中种种的丰富和绚烂，让人仿佛瞬间度过了几生几世……

如鱼饮水，妙处难与君说。

那之后的四年里，又陆续完成了《镜·破军》、《镜·龙战》、《镜·辟天》和《镜·神寂》，以及外传《镜·织梦者》——我从未想过一贯散漫的自己能如此勤勉，经常在电脑前坐到深宵，谢绝了一切同龄人该有的娱乐应酬活动，仿佛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赶着我前行。我是如此地热爱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以至于曾经对人说：如果只能再活三个月，我要做的必然是用尽全力将这个未完的云荒世界补全，让它不至于随着我永远埋葬。

然而，在这四年里，也因为这部书而经历了诸多波折。

从一开始的被某出版社冒名出版假的《镜》系列，到后来因为原先合作的出版商为谋取暴利，擅自将《镜·织梦者》、《镜·辟天》等书拆分出版，从而导致我与其解约和引发诉讼——正因为《镜》所具有的价值，让它在诞生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因为人心的贪婪而产生的劫难，给作者和读者双方都带来了困扰和损失。

但无论如何，在二〇〇七年的六月里，我终于走到了这条路的终点。

“天地之间，诸神寂灭，人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写下最后一句话时，不由轻轻吐出一口气。我长久地凝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宛如一个雕刻家凝望她的塑像，一个母亲注视她的孩子。那一刻，心里有一种长途跋涉后到达终点的释然和放松。

四年的跋涉，百万字的作品，在目前的水准上，我已然竭尽全力做到了最好。终我一生，能在最好的年华里凝聚心力写下这样一部作品，也已无悔无憾。

天是一面镜子，浮云便是人世映照在上面的倒影——而所谓的云荒，那个“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的云荒，也不过是一个镜中的幻象罢了。我为自己的所有梦想搭建起一个华丽庞大的舞台，台上唱的一折折悲欢离合的戏，是我在几十年的生活里，对所见所闻的综合描述，是对历史、现实种种的情感投射，包涵了对于爱、守护、责任、救赎等等的感悟——虽然未必成熟深刻，但至少是真切诚挚的。

这片广袤的云荒埋藏着很多的故事，而《镜》只是其中之一。在亲手绘制地图的时候，每标注一个地名、一条河流、一座山峰，我的心里都会浮出与之相对的传奇，那些故事就如一座座深埋地下的矿，等待我某一日去将它挖掘出来——所以，《镜》虽然结束了，云荒这个庞大的世界却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一切开始于结束之后。

而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会走得更远，看得更广，想得更多——对于出

生于星象学“织梦者”这一天的人，书写或许就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不能摆脱的宿命。

感谢奇幻这种体裁的存在，给我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让我有一种天高海阔的自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心中所有梦想——这是其他体裁所不能给予的。也给我的挚友沈瓔瓔、丽端和编辑们以同样的谢意——多年来，我并不是一个人在跋涉，正是经由这些手的共同努力才构筑了这个宏大瑰丽的云荒世界，织出了那样绚烂的梦之华衣。

同时，也感谢我的读者们——感谢你们四年来的耐心等待，感谢你们在我遇到波折时给予的支持，感谢你们分享了我的梦和人生，也感谢你们——曾经和我一起成长。

岁月如流，逝者如斯，这四年来所有一切都在改变。我清楚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老去：明眸会黯淡，秀发会苍白，肌肤会枯萎，思维会迟缓……某一日的我，或许会将今日上天赋予的一切交还给时间的河流。

然而，正因为这一部《镜》，让飞逝如电的青春有了存在的证明——《镜·双城》、《镜·破军》、《镜·龙战》、《镜·辟天》、《镜·神寂》……这一部部作品就如一个个脚印，留在了人生的记忆中，让我在多年后回首时，还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来时的路。

《镜》之于我青春岁月的意义，就如《听雪楼》之于我的少年岁月。

如此说来，织梦者的宿命虽然孤独，却也是幸福的。

因为，我终于可以用梦和笔，对抗了无情而强大的“时间”。

2007年8月8日 于杭州

沧月

破军，北斗第七星，有汹涌澎湃、善战披靡之意。传说每隔三百年，这颗星都会有一次猛烈的爆发，亮度甚至会超过皓月。此曜入命者，杀戮无数，一生漂泊动荡，孤立无援。

Chapter 01

旅人

星辰散布在漆黑的天宇上，宛如一双双冷锐的眼睛，俯视着沉睡中的云荒大地。

沧流历九十一年五月十五的夜，黑如泼墨。然浓墨底下，却隐隐流动着云荒特有的暗彩。

苍黄砾白，间或夹杂着星星点点的惨绿，是北方尽头的颜色；青翠斑斓，是南方的大泽水田、交织的河流水网；而四周山峦簇拥；西方的空寂之山、东方的天阙和慕士塔格以及北方云雾萦绕的九嶷，簇拥着大陆正中的湖泊，在月下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宛如大地上陡然睁开了一只眼睛，冷冷地和苍穹之眼对视。

湖中心的一座城池巍然耸立，白色巨塔高耸入云。

伽蓝白塔都无法到达的九天之上，神鸟的双翅如同云般铺开，云上三位女仙守望着这片沉睡中的大地，用三双静谧的眼睛，默默看着这片土地上有多少旅人风雨兼程。

荒漠的夜风是冷酷的，宛如带着倒刺的鞭子抽打在身上。即使落地的时候已经换上了本地牧民穿的从头遮到脚的长袍，依然能感觉到夜风裂体。但冒着风沙寒气赶路的人依旧把身体挺得笔直，大步往前走去。毕竟是讲武堂最优秀的战士，深陷到小腿的沙子似乎不能对他造成丝毫影响，烈日下长时间的行走也没有耗尽他的体力。

可他身后跟着的那人显然已经筋疲力尽，尽管劳累不堪，面纱后的碧色眼睛却是毫无表情，没有疲倦也没有不满，只是漠然地用尽全力跟在先

前那个人后头。

沙砾和带刺灌木在月下发出金属一般的冷光，连绵无尽。随着狂风的推动，那些沙丘宛如长了脚一般，以人眼看不出的速度缓缓移动，顷刻周围的地形便完全变化。先前那人停住了脚步，默默注视着那些沙丘移动的速度，抬头看着星斗判断着目下的方位，仿佛终于确认了什么，长长吐了口气，回过身来吩咐：“湘，就在这里生火吃饭吧！”

这里，就是迦楼罗试飞失败后坠地之处。

来到这片博古尔沙漠已经三天了，他按照巫彭元帅出发前给他的那些资料判断着方位，毫不停歇地连日跋涉，终于来到了当日迦楼罗试飞失败后坠毁的区域。

然而，从眼前这样的情形来看，要找到那架失事的机械并不容易。那样大的风沙和不停移动的沙丘，大约早就将迦楼罗埋入了茫茫大漠。如果不找到一个当地的牧民当向导，他这个帝都过来的人要从瀚海中将迦楼罗找回，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路默不作声跟着他的少女听到了命令，立刻默默解下背上的行囊，拿出一张薄毯子铺开，将干粮和水壶放在上面，然后转身，去割取地上丛生着的红棘。这是北方砂之国里最多见的一种旱地植物，深达三丈的根系汲取着水分，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只长着红棕色的长刺，零星地散布在沙砾中。

少女抱着一捆红棘回来，将那些干燥的植物搭成一堆儿，然后用火石点起了火。一切做得非常麻利——这个叫做“湘”的鲛人，不愧是征天军团中最优秀的傀儡之一，接受过很严格的训练，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很好地服务于主人。

薄铁罐里煮着干硬的饼，湘小心地慢慢倾斜水壶，一边用筷子将那一角饼戳软——以求不浪费一滴水。一遇到水，那片薄饼迅速地松散开来，在火的热力下居然腾腾翻涌，很快变成满满一罐的白色泡沫。那是沧流帝国为远征战士配备的干粮，据称薄薄一片便能抵挡一整天的饥饿。

“吃吧。”云焕在毯子上盘膝坐下，扯下面罩，招呼湘过来用餐。然而他看到对方双手上居然布满了开裂的血痕，沧流帝国的少将眉头微微一皱，果然，出身海上的鲛人是不适合在这样干燥的沙漠里久待的，跋涉了三日，湘的身体恐怕已经吃不消了。

“把这个涂上。”湘正在进食，忽然有个东西落到了她的衣襟上，耳边听到了云焕吩咐。一个闭合的海贝内填满了油脂——那是军团里专门对付肌肤开裂的药物。



傀儡极度服从地拿起了海贝，用手指挖了一片膏，涂在自己的肌肤上。行走了三日，身上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裂，涂完了双臂，没有神智的鲛人傀儡也不管面对别人，面无表情地将身上袍子褪下，继续往身上一处处抹上油膏。

夜色下，荒漠的风呼啸而过。蓝色的长发随风扬起，蓝发下的身体却是白皙如玉，婀娜曼妙，在苍莽空旷的瀚海里散发出妖异的魅力，就如同一尾被抛入沙地的美人鱼。

云焕正在吃着一天唯一的一顿饭，瞳孔却是收缩了一下，也有些诧异的表情。

虽然在讲武堂里也和不同的鲛人傀儡搭档训练过，但毕竟都是短时间的接触，并未深入了解，而正式加入征天军团后，他又选择了潇作为搭档。由于巫彭大人的破例宽容，他拥有军团中唯一有自主意识的鲛人，所以他从不曾了解真正的傀儡是什么样子。

眼前这个傀儡面无表情地在主人面前脱下衣衫，按照他的吩咐将药膏涂上每一寸肌肤，毫不犹豫，毫无羞耻——被傀儡虫控制的鲛人，眼里除了主人便没有其他，而任何命令都被毫不犹豫地执行。不会有反抗，不会有犹豫，甚至不会有自我的意识。

这样的鲛人傀儡是战斗中珍贵的武器，能够操纵庞大的机械，配合军团战士作战。而在战斗之外，他们则是将士享乐的源泉。

虽然帝国军中有严厉戒律约束将士各项操行，却默认了这种行为，毕竟在出征中，军队里不可能有女人随行，而鲛人傀儡的存在正好能弥补这个空缺。即使一向治军严厉的巫彭元帅也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都是年轻小伙子嘛”——在其余长老提出异议的时候，巫彭元帅只是满不在乎地回答：“而且傀儡也不会生孩子。”

飞廉那家伙是湘的前任主人吧？是不是和这个傀儡也上过床，所以才这般紧张她……在他带着湘前往砂之国执行任务时，飞廉巴巴儿地跑上来叮嘱，要他照顾好这个鲛人傀儡，还送上了这个防止肌肤开裂的油膏。

少将嘴角忽然流露出一丝冷笑，看着月光下遍体如玉的鲛人傀儡，摇了摇头，却只是俯过身，挖了一片药膏，涂抹在湘无法触摸到的后背上。

那样冰冷没有温度的躯体……抱在怀里，会让人觉得舒服么？

还有那种空具美丽的躯壳，没有意识、苍白漠然的表情——和这样的傀儡上床？飞廉那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和那群军官一样令人恶心了……难为在讲武堂的时候，自己还曾和他齐名，并称双璧。

云焕眼里陡然有种嫌恶的神色，将袍子扔到湘身上：“穿上，



吃饭。”

鲛人傀儡欠了欠身，同样毫无表情地捡起袍子穿了上去，服从地移到火堆边开始吃饭。然而，在套上面罩的刹那，深碧色的眼睛里陡然有一掠而过的神色变化。等衣衫穿好，便重新回复到了一贯的面如死水。

临睡前，云焕如惯例地开始检视随身携带的武器，然后将箭囊垫在头下，开始休息。半空的箭囊能放大地面传来的声音，如果半夜有人马接近，他便能迅速觉察。

这里以前是霍图部的地方，也算是水草丰美，可惜五十年前巫彭大人平叛后就空无人烟了。明日该去附近找找有没有游民，或者找个绿洲，不然，带着的干粮和水很快就要被耗尽。可是三日的行走中，他根本没看到有人影出现。如果要再往西走，到达帝国镇野军团驻扎的地方，即使有赤驼，大约也需要两日一夜的行程。

是不是应该先去空寂之山，找到师父再说呢？或许师父能给自己一些指点和意见，她是自己在此处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了……而且空寂之山下，还有帝国军队驻守，他持有巫彭大人的令符，可以调动一些人手协助，只是，寻找迦楼罗的行动是极端保密的，只怕也不能让当地驻军知晓。

剑眉微微蹙起，云焕和夜空默默对视——这样荒漠中的天人合一，在童年少年时期曾有过无数次吧？那时候他也曾居住在这片荒漠之上……那样遥远的过去。

云家也算是冰族，却一直不能居住在帝都，而被放逐在外。究其原因，据说在开国初期，祖上曾有人和空桑遗民通婚，这大大违反了帝国不许和外族联姻的禁令，从此云家被族人视为异类，逐出伽蓝城，流放属国，几十年来颠沛流离。

他童年时期曾随着家里人迁徙过大半个云荒，总是生活在不停的变动中，刚刚熟悉、习惯的东西经常一夕间就会离他远去。那样动荡不安的生活养成了他对一切漠然的习惯，他再也不对自身周围任何事物投入感情，因为知道那些东西终究不能长久。

可十三岁那年他在砂之国遇上师父，身为空桑遗民的师父居然收了这个冰族的少年为弟子——拜师、学剑，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就随着家人迁回了帝都伽蓝城——可那一段岁月，却已经是他幼年时最平静温暖的记忆。

“记住，剑圣之剑，只为天下人而拔。如非必要，不要回来见我。”

离开的时候，师父将那把光剑递给他，冷冷吩咐，语调一反往日的温柔。他讷讷领命，虽然性格刚毅决绝，师父的一切吩咐，少年却不曾违反



过一句。

然后他随着家人离开了砂之国，回到帝都伽蓝——那是冰族聚居的城市。虽然被安排在最下等冰族居住的外城里，可是家人都欢天喜地，有种流放遇赦终于归家的喜悦——毕竟，在属地上，冰族虽然有诸多特权，可那些被征服领地上的眼光却让他们无法忍受。

只有他郁郁不乐，然而自幼孤僻的他情绪变化，却不曾被任何人注意。

在这个门第森严、充满了秩序和力量的等级划分的帝都里，他只觉得窒息。他在窒息中逐渐长大。这么多年来，他在不断地战斗、往上攀登，获取更大的力量和地位，以求……以求什么呢？

他不知道。

他不屑于和那些征天军团的军士们混在一起，他觉得那些只会相互比哪个的傀儡更美丽、哪个又在战斗中斩杀了多少头颅的同僚们毫无主见，就如同地上凭着本性蠕动的爬虫，令前进的人恨不得一脚踩死。

能力出众的少将是如此冷漠桀骜，眼高于顶，让军中所有人都看他看不顺眼。当然，作为云家唯一的男子，他那炙手可热的家世也让别人不敢轻易靠近。

在整个征天军团里，尽管他每日都被无数下属包围着，但从未觉得自己有同伴。

沧流帝国少将枕着箭囊，脑子里却翻腾着各种筹划，辗转难眠，想着想着，脱口道：“潇，你说我们是该直接去空寂之山，还是先在这附近继续找？”

然而，只有呼啸的风声回答他。

这句下意识的问话一出口，云焕也是不自禁地愣了一下，尴尬的神色浮现在他脸上——居然忘了么？潇是他原先的傀儡，可在一个月前的遭遇战里，已经被他当作挡箭牌，遗弃在了桃源郡……她，她现在……又是如何？那个傀儡师应该已经杀了她吧？

眼前湘的脸苍白而麻木，仿佛没有听到一般自顾自地往火堆里添加红棘，想让睡在毯子上的主人更加暖和一些，他知道傀儡是不能作出这样建设性的回答的，他们不能自己思考，只能听从主人已有的指令。他如今是没有任何同伴了……

嘴角浮起一丝苦笑，再也不去想，转过头，睡去。



半夜里，云焕被一阵断断续续的悲泣声惊醒，宛如无数人围绕在他身侧掩面哭泣，悲痛异常。他闪电般侧身，由卧姿站起，下意识地握紧了腰侧的光剑，肩臂蓄力。

然而，没有人。猎猎风沙吹着，月光下银白色的沙丘缓缓移动，没有一个人影。

湘已经睡着了，娇小的身子裹着斗篷，靠着火堆侧卧，深蓝色的长发在沙漠上流动出水一般的光泽。

云焕却不敢有一丝大意，侧耳细细听着时远时近的哭泣声，感觉心头有异样的震动。

“噗啦啦”……忽然间，极远极远处，仿佛传来什么巨大东西扑扇翅膀的声音。极轻极轻，夹杂在呼啸的沙风里，若不是云焕得到剑圣门下真传，修习五蕴六识，根本无法辨出。就在听到那些声音的同时，他脸色大变，想也不想立刻扯起地上毯子一角，用力掀了过来！

沉睡的湘一下子骨碌碌滚到了沙地上，茫然惊醒。

然而不等鲛人傀儡惊觉发生了什么，云焕已经将毯子一掀一卷，转眼就蒙到了燃烧的火堆上！杂着鲛丝的织物水火不入，立刻将那堆火熄灭。与此同时沧流帝国少将点足扑过来，一把摀下傀儡的头，拉着她仆倒在沙丘背后。

那一系列动作快得宛如闪电，只是一个眨眼工夫，头顶上就响起了巨大的扑簌声。

沙风更加猛烈，隐隐仿佛有气流旋转，带起龙卷风般的沙暴。而那些由远而近的扑扇声已经近在头顶，那些哭泣般的声音也分外响亮起来，有老有少，哭腔迥异，带着说不出的诡异气氛。

傀儡不知道恐惧，主人不让她动便怔怔扑倒在地，看着那些黑夜中云集的大片乌云移动着通过头顶上空。

“那么多的鸟灵……怎么忽然都云集到这里了？”云焕的手按着湘的背，一直到那些哭泣的声音远去，才松开手，目视着乌云远去的北方，忽然抬头看了看月色，喃喃自语，“是了，明晚又是月圆之夜——五月十五。那些鸟灵，是要前往空寂之山哭拜吧？”

他虽没有亲历百年前那一场旷世之战，却也隐约听说了当年战争的惨烈。

前朝空桑被征服的时候，除了十万帝都民众沉入无色城逃过一劫，其余千万民众都被屠戮，血流漂杵，伏尸千里。而那些生前信仰神力的空桑人，死后也不肯好好安分，居然化身为鸟灵为祸云荒大地，试图动摇新帝



国的统治。

帝国出动征天军团围剿多年，终于迫使鸟灵安分了一些，达成了不袭击治下百姓的协议。十巫在北方空寂之山设立了祭坛，将所有战争中死去的空桑人的魂魄镇在那里，用无上的力量封印了那些恶鬼，不让他们逃逸入阳世，山下更派驻了大量的帝国战士看守。

然而，百年来那些空寂之山上被封印的恶鬼们依旧不肯安息，夜夜在山头望着帝都伽蓝城痛哭，哭声响彻整个云荒，也引来它们的同类。每年五月十五，那些游荡在云荒大地的鸟灵就会从各个方向飞向空寂之山，云集在遍布尸体的绝顶上哭泣，表达亡国百年也不曾熄灭的悲痛和仇恨。

云焕听着那些哭声远去，吐出了一口气，从沙丘后站起，将出鞘的光剑收起。

虽然帝国和这些魔物有互不侵扰的协议，然而身负这样重要的机密任务，他可不想节外生枝地和这些鸟灵起冲突，能避开就避开。

湘面无表情地坐了起来，看着主人，等待他的命令。

“你睡吧，不要再生火了。”云焕小憩后已经恢复了体力，淡淡吩咐鲛人傀儡。湘听到了吩咐，便立刻安安静静地躺了下来，毯子已经不在原处，她就和衣睡倒在沙地上。

“傀儡就是麻烦……”云焕蹙眉，俯下身去拉起了熄灭的火堆上尚自温热的毯子，“少吩咐一句都不行。”微微扬手，准确地将毯子扔到了湘身上，“盖上这个。”

湘纤细的手抓住了毯子，听话地紧紧裹在了身上，按照主人的吩咐转身睡去。

星光下的大漠犹如银白色的海洋，点点沙砾泛着柔光。风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充满粗犷狂放的气息。那样熟悉的空气，在十六岁离开砂之国后，他在铁幕般的帝都里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呼吸到。那曾经纵鹰骑射、击剑跃马的少年意气……

沧流帝国的少将眼里陡然有了一抹少有的激越亮色，忽然间长长吐出一口气，铮然拔剑。月下冷光流出，纵横在万里瀚海。在空茫无边的荒漠里，只有冷月和天风相伴的夜幕下，沧流帝国新一代最优秀的青年军官击剑月下，纵横凌厉，一反在帝都时的沉默克制。只有在昔日的月光和荒漠下，他才能重新回到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将所有的轻狂不羁、锋芒和自负淋漓尽致地展现。

天问剑法在他手中一一施展开来，剑光如闪电纵横，身形更如游龙飞翼，骀翔不定。一口气将九问连绵回环练了三遍，额头沁出微微的汗，云



焕才放缓了速度，剑势渐渐停滞。

问天何寿？问地何极？人生几何？生何欢，死何苦？情为何物？……
苍生何辜？

剑尖在空气中划出凌厉的弧度，最后停下，然而云焕微微喘息，眼神有了明暗变化：有杂念——这一次，在他竭尽全力练习剑法的时候，居然压抑不住心头翻涌的杂念。短短的瞬间，他居然想起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姐姐云烛、妹妹云焰、巫彭大人、这次的重任，闪念间，居然还想起了潇……甚至方才湘曼妙雪白的胴体。

那样多的杂念在瞬间不受控制地涌出，牵制住了他的剑势，光剑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禁锢，缓缓停滞。云焕额头的冷汗涔涔而下，忽然深吸一口气，勉力加快了剑势，控制着心中莫名的躁热杂念。

“啊！”光剑忽然被脱手掷入沙地，直至没柄，云焕筋疲力尽地跪倒在荒漠中，手指深深插入沙土中，痉挛着握紧，让粗粝的沙石磨着手心的肌肤。

不行……还是不行。最近心里有越来越多的杂念，那都是以往没有的。

慕湮师父曾说他资质惊人，剑术方面的天分甚至要超过以前的两个弟子，所以才动了爱才之念，打破部族的界限收他入门。空桑剑圣一门，传承千年，还是第一次收了一个外族的弟子吧？而且，还是百年前将空桑灭亡的冰族弟子。

最初授业的三年，他的确进境一日千里，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击铍九问》中最高深的天问剑法，师父于是让他出师，然后离开了砂之国回了帝都。然而在伽蓝城里，他虽然剑术上傲视同僚、冠绝三军，可无论此后下多少苦功，八年多的时间里却从未有长足进步。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决心、精力、时间，都比少年时更投入，却再也没有进步。

被掷出光剑的声音惊醒，湘有些茫然地睁开眼睛，询问地看着自己的主人。然而那样清澈懵懂的眼睛，陡然便让他回想起月下那光洁白皙的美人鱼，心中的烦躁和阴暗进一步加深，他迅速转过头，忽然间厉叱：“闭眼！”

那样充满杀气的语调没有惊动鲛人傀儡，湘只是面无表情地乖乖闭上了眼睛。

云焕拔起光剑，剑芒缓缓划破他的手心，血如同红色珊瑚珠子沁了出来。剧烈的刺痛让他的气息慢慢平复，然而就在暗夜的静默中，他忽然听



到了遥远处传来的惊叫和呼救声。夹杂在风里，除了轻得几乎听不见的翅膀扑扇声，隐约还有人畜的悲鸣和嘶喊。

有人？这附近有人？那些人是遇到了什么袭击么？

云焕的眼睛陡然雪亮，向着远方声音传来之处掠出，生怕自己来不及赶到那边。湘看到主人起身，便下意识地迅速收拾东西，想要跟上去。

“你在原地别动。”云焕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疲惫不堪的鲛人，“你跟不上我的，等我去看得明白了再回头找你。你别乱走，在原地点起火当标记。”

“是。”鲛人傀儡低下头，从命。

声音传来的地方大约在十里开外，云焕一边迎着沙风奔驰，一边不停看着星斗判断着方位。虽然一刻都没有耽搁，但赶到那里时一场厮杀已经接近尾声。

头顶的星光忽然间全消失了，只有漆黑的云在翻涌，发出刺耳的声音。那是大群的鸟灵在此聚集，发出哭泣般的呼啸，扑扇着，狠狠撕裂地上奔逃着的牧民模样的人群。云焕愣了一下，迅速权衡是否该出手，然而就在这一刹那，其中一头巨大的鸟灵已经用长长的利爪抓起了一个少年，十指交扣，便是要把手中血肉撕裂。

“阿都！”人群中忽然有个女声叫了起来，一支金色的小箭呼啸而出，钉入了鸟灵的利爪关节上，准而劲，一下子对穿而过。受伤的鸟灵发出惊天动地的嘶叫，黑色的血淅沥而下，爪子一松，那个少年从半空滚落在沙地上，然而周围巨大的黑影一下子向着人群中那个发箭的红衫女郎围了过去。

阿都？

短短两个音节风般呼啸而过，然而远处观望的云焕却陡然一震，抬起头来，依稀看见了乌云簇拥中那一袭猎猎如火的红衫。

无数利爪如长矛般抓过来，在冷月下闪着金属的冷光。黑翼的鸟灵变幻出各种不同的面貌，然而各个眼里带着嗜血的神色，发出类似哭泣的笑声，将那个伤了它们同类的女郎围到中间。红衫女郎却是逆着族人奔逃的方向冲出，一回首，三箭连珠射向追来的魔物，然而这一次鸟灵们有了准备，三箭只是阻了阻它们的脚步，却没有一箭命中。

利爪再度伸来，迅疾如雷电。红衫女郎忽然收起了弓，从靴中抽出一把短剑来，手腕一转一刺，招数居然极为巧妙，短剑也是削铁如泥，转瞬便在身周划出一道光幕。那些鸟灵再度猝不及防，当先伸到的几支爪子便

